四庫全書

史部

會稽續志卷六

宋 張淏 撰

進士

會稽進士姓名慶元二年里人石朝英等始裒輯請于郡刻石於貢院斷自慶歷六年葢六年以前登科記皆闕其鄉里故不可攷而獨載大中祥符元年杜衍一人者葢衍甞位宰相人皆知其為越人也後來郡文掾劉庶復訪遺逸于里之耆舊又得陸軫以下凡七人予稽

之國史質之傳記則姓名可攷者殆不止此如錢昆與弟易皆擢第而易實咸平二年孫暨牓第二人又與二子明逸彦遠俱中制科易嘗掌内制父子皆名聞一時亦可謂里之顯顯者石君乃里人何未之考也予於錢氏四人之外又得剡中史綸及子叔軻姪安民幷宏詞王俊等又十餘人錢易吳越王之後父倧死于會稽因就葬子孫從而家焉易嘗作僧仲林詩序云易家世越人也王十朋會稽風俗賦云錢氏世賢科之盛史門繼衣錦之榮注云錢内翰易會稽人景德二年中制科子明逸彦遠慶歴中並中制科剡中史氏兄弟相繼登科鄉號繼錦按剡中之史乃屯田郎綸

及其子兵部侍郎叔軻及姪中大夫安民爾綸與叔軻乃父子十朋云兄弟蓋一時筆誤也　石刻非但踈略其間姓名差互者尤多如大中祥符五年榜陸軫居傅營之前天禧三年榜孫沔居傅瑩之前政和八年榜孫鼎居姚景良之前俱誤今悉是正之且補其闕逸登載于此庶來者得以考云

淳化二年孫何榜

錢昆

咸平二年孫暨榜

錢易第二人昆之弟

景德三年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光禄寺丞錢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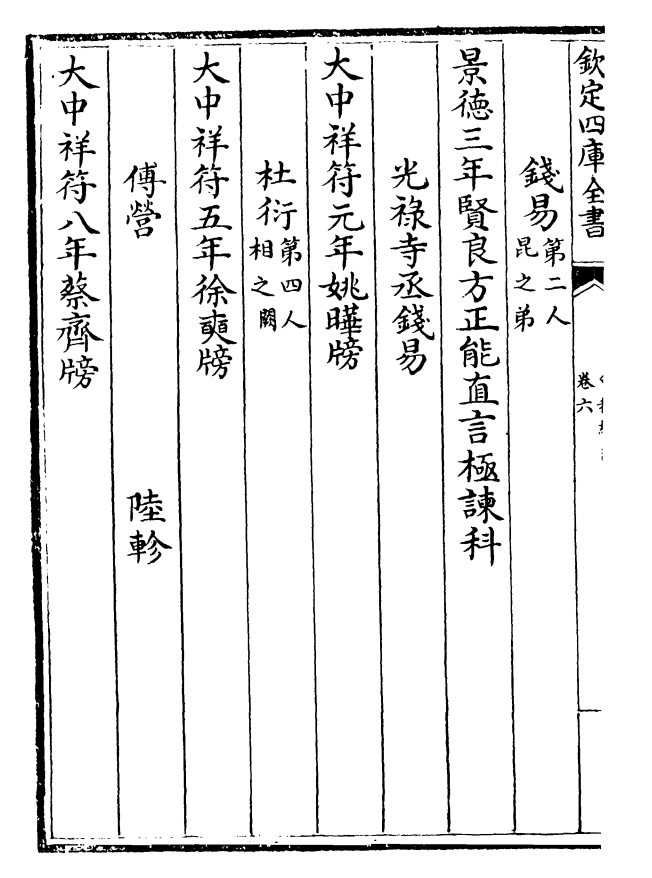
大中祥符元年姚曄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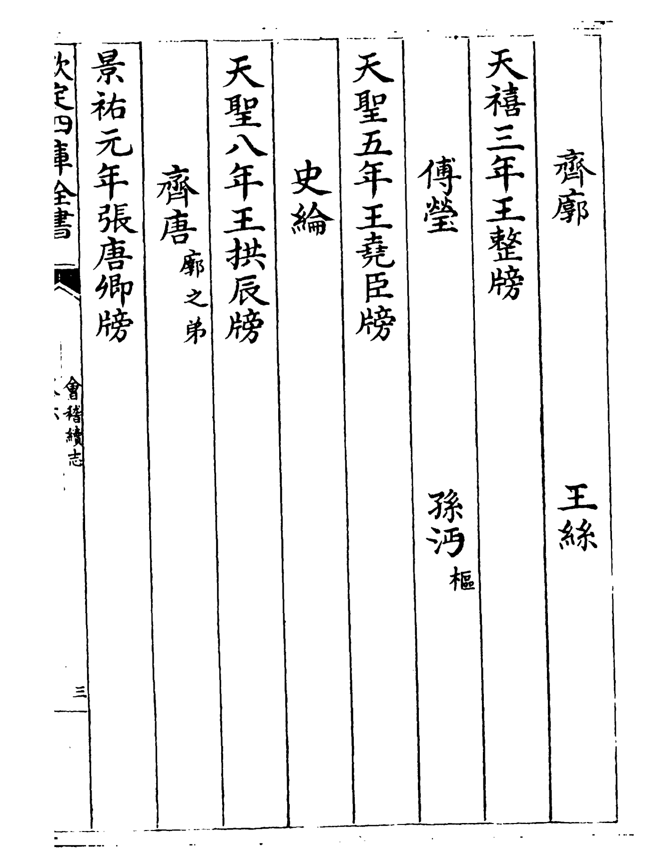
杜衍第四人相之闕

大中祥符五年徐奭榜

傅營　　陸軫

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





齊廓　王絲

天禧三年王整牓

傅瑩　孫沔樞

天聖五年王堯臣牓

史綸

天聖八年王拱辰牓

齊唐廓之弟

景祐元年張唐卿牓

史叔軻 綸之子

寶元元年呂溱牓

沈紳　褚理

錢彦遠

慶歷二年楊寘牓

朱奎　茹約

石牧之　石衍之

徐紘　石象之

是年材識兼茂明于體用科

殿中丞錢明逸 父易兄彥遠

慶歷六年賈黯牓

何玠　朱琮

梁佐　陳惟湜

是年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太常博士錢彥遠

皇祐元年馮京牓

闞杞　任秉

闞希聲　王醇

石麟　馮滋

余叔良　胡穆

楊度　王霽

朱方

皇祐元年鄭獬牓

姚甫　韓希文

應瑜　張琦

李燮

是年賜九經出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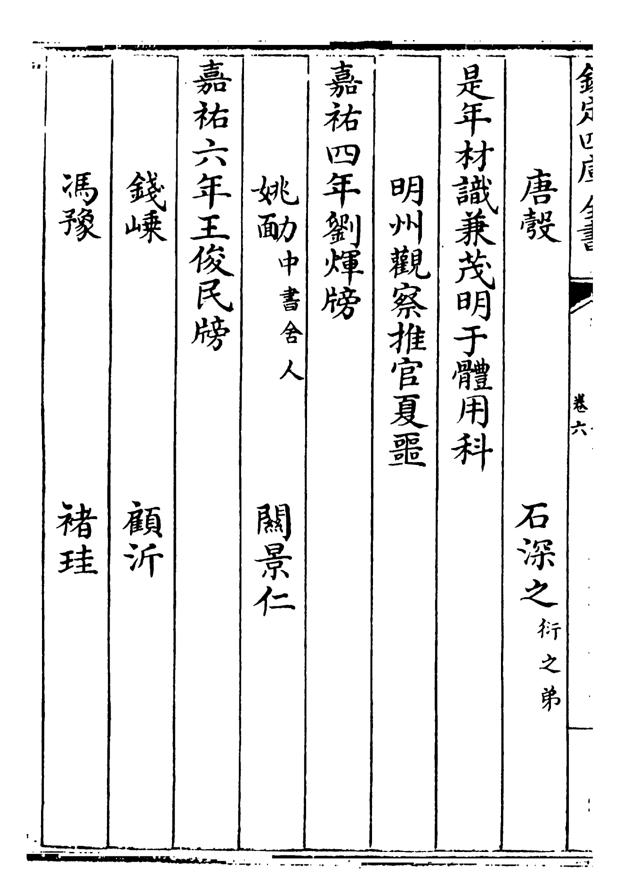
顧臨

嘉祐二年張衡牓

章蒙　余京

諸理 理弟　傅傳正

王淵　石景淵 象之子



唐轂　石深之（衍之弟）

是年材識兼茂明于體用科

明州觀察推官夏噩

嘉祐四年劉煇牓

姚勔（中書舍人）　闞景仁

嘉祐六年王俊民牓

錢嵊　顧沂

馮豫　褚珪

張鼒

嘉祐八年許將牓

褚唐輔　　關景暉景仁弟

張濟

治平二年彭汝礪牓

王長彦　　余弼

治平四年許安世牓

黄兑

熙寧三年葉祖洽榜

陸佃 第三人省元孫左丞

陳㧞

熙寧六年余中榜

石景略 別院省元深之子

沈箋

王容 淵之子

陸傅 佃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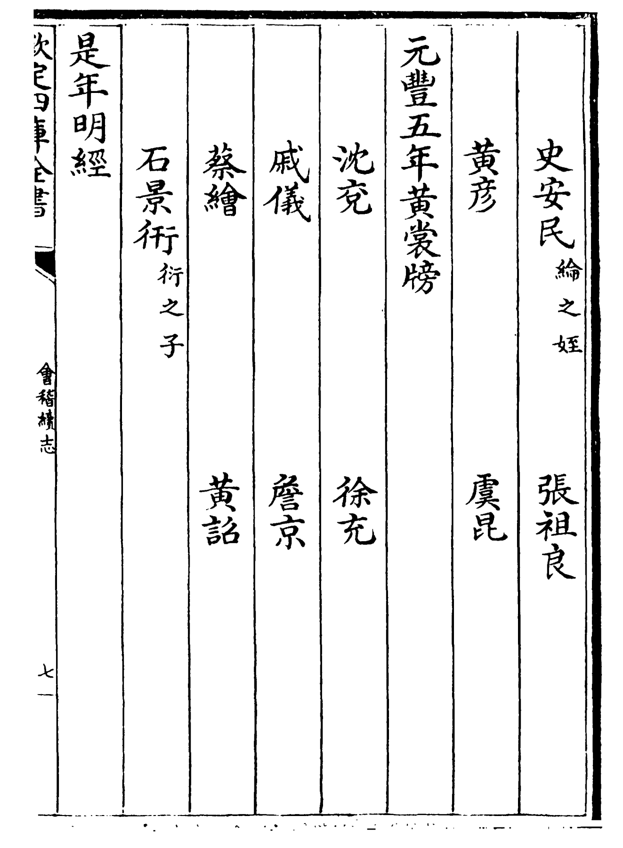
韓羽

石景衡 衍之子

關澥

鍾昇

熙寧九年徐鐸榜



史安民綸之姪　張祖良

黄彦　虞昆

元豐五年黄裳榜

沈充　徐充

戚儀　詹京

蔡繪　黄詔

石景衎衍之子

是年明經

朱戩

元豐八年焦蹈榜

張觳　丁希說

傅勉　虞賓

梁遘 佐孫

元祐三年李常寧榜

朱興宗　陳毅

元祐六年馬涓榜

石公輔賜名公弼兵部尚書　衍之孫

黄特　陳兢𣲖兄

朱印　唐翊槖之子

馮谷

紹聖元年畢漸牓

求移忠

紹聖四年何昌言牓

虞寅賓弟　虞大猷

陳揚庭徽宗賜名過庭中書侍郎 姚舜明待制

元符三年李釜牓

石端中 黃日新

戚旦 錢克忠

黃無慝

崇寧二年霍端友牓

徐公佐 求元忠

陳濤 唐竦穀之子

石彥和 景畧子　姚棐忱

方詰

崇寧五年蔡薿牓

石端誠　李光 參政

郁藻　潘彬

大觀三年賈安宅牓

臧言　王上輔

華初平 鎮子　褚唐舉

石公恕　孫寶著

王俊　黄通

張宇發 别院省元祖良子 待制

政和二年莫儔牓

張公彦　石公揆 景術子侍御史

翁彦約　朱常

郭亢　高桓

政和五年何㮚牓

傅崧卿上舍魁給事中　錢唐休

王致柔　王真卿

杜師文　葉汝平

張翮　韓溉羽子

陸長民軫曾孫

政和八年嘉王牓

諸葛行敏　黄韶中通子

姚景梁　孫鼎

陳槖 毅子 刑部侍郎　錢唐俊 唐休弟

宣和元年詞學兼茂科

從事郎新冀州州學教授王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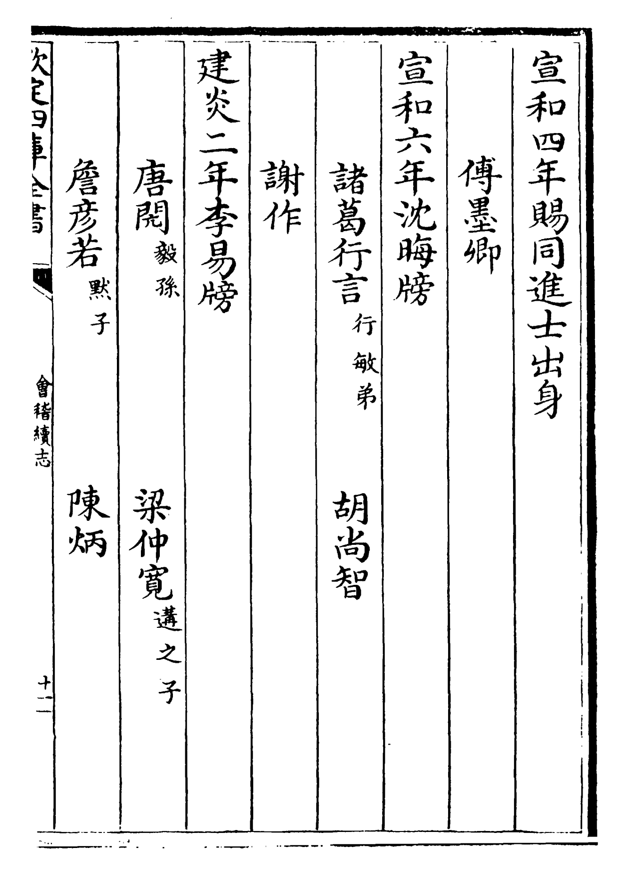
宣和三年何涣牓

梁仲敏 遘之子 諫議大夫　石嗣慶 象之曾孫

王賓　黄唐傑

陳陞　王休 俊兄

桂章　孫彦材



宣和四年賜同進士出身

傅墨卿

宣和六年沈晦牓

諸葛行言 行敏弟　胡尚智

謝作

建炎二年李易牓

唐閎 毅孫　梁仲寛 遘之子

詹彦若 默子　陳炳

孫適

紹興二年張九成牓

黃嘉禮　葉蕃

杜師旦　石龔慶 改名延慶 嗣慶弟

吴康年　石公轍 特奏狀元 公弼弟

紹興五年汪應辰牓

李孟博 第三人 光子　胡沂 第四人 吏部尚書

虞仲琳 寅姪　石師能 象之孫

王俊彦　王賓

馮羽儀谷子　虞仲瑶賓子

馮耀卿　茅宻

是年博學宏詞科

左廸功郎明州州學教授石慶

紹興八年黃公度牓

繆渥

紹興十二年陳誠之牓

張攄 歸姓馮　馬佐

詹承家 京孫　唐閱 翊子 起居舍人

詹林宗 承家弟　徐几

傅世修　錢移哲

葉汝士 汝平弟

紹興十五年劉章牓

傅晞儉　黄昇

茹紹庭　梁仲廣 遘之子

吴公輔　張之綱
石懿
紹興十八年王佐榜
王佐 狀元 俊彦子 户部尚書　張賴
陸升之　高選
陸光之 長明子　周汝士
詹伉宗　沈壽康
茹驤

紹興二十一年趙逵牓

唐準 翊孫　孫大中

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牓

虞時中 仲瑤子　黃開

黃閱　黃閣 閱弟

石邦彥　王公袞 俊彥子

貝欽世　茅寵

紹興二十七年王十朋牓

周汝能　許從龍

姚筠　孫安國 適子

紹興三十年梁克家榜

馮時敏 羽儀子　姚廷衮

顧宣　黄閶 闇弟

紹興三十二年賜進士出身

陸游 佃孫 待制

隆興元年木待問榜

王迷 李唐卿

魏中復 石斗文

黄度兵部尚書 莫叔光吏部尚書

俞亨宗 許蒼舒

丁松年

乾道二年蕭國梁牓

王日永致柔子 邢世材

虞汝翼賓曾孫 張澤兵部尚書

傳頤　王正之

楊寅　張宗仲

王厚之　杜弼

乾道五年鄭僑牓

陸洙　曾槩

王誠之正之兄　黃闓别院省元闡兄

王訢兼中刑法

是年博學宏詞科

左廸功郎新差充廣德軍軍學教授許蒼舒

乾道八年王定牓

石宗昭 公揆孫　許開 蒼舒姪

高宗商 改名商老　任惟寅

張拱辰 宗仲姪　錢滐 唐俊子

卜芸　張亨辰 拱辰弟

是年八月賜同進士出身

姚憲 舜明子參政

淳熙二年

詹騤狀元 林宗子　桂森

孫應時　方秉文

盛勛　李友直

周之綱　唐錡

石朝英

淳熙五年姚穎牓

徐邦傑　貝襲慶欽世子

唐滙 準弟　厲居正

朱元之　尚樸

陳杞 兼中刑法

淳熙八年黄由牓

諸葛千能 行敏姪　趙廷昂 廷衮兄

魏梃 中復姪　朱元龜 元之弟

陸子愚 長明孫　葉恢 汝士子

梁汝明　宋駒

是年博學宏詞科

從政郎滁州州學教授莫叔光

淳熙十一年衛涇牓

施累　黄邁度之子

虞時忱時中弟　吴沄

董之奇　陸洋

白公綽　陶廷俊

姚一謙

淳熙十四年王容牓

石宗萬 宗昭弟兵部侍郎　周之瑞

黄克仁 詔曾孫　應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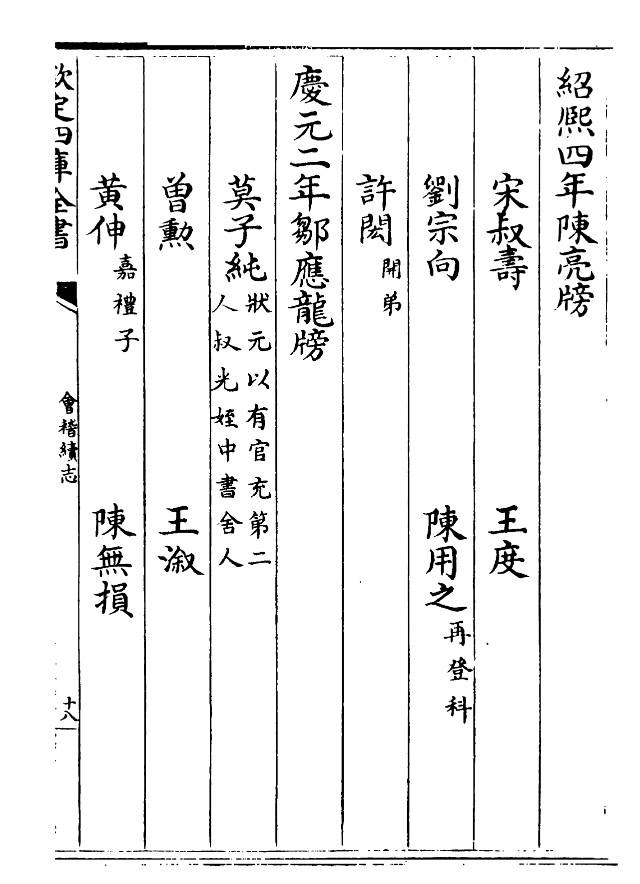
郭綽　徐三畏

杜思恭

紹熙元年余復牓

陳用之 橐孫犯廟諱與文學　諸葛安節 別院省元行敏姪

潘方　莫子偉 叔光子



紹熙四年陳亮牓

宋叔夀　王度

劉宗向　陳用之再登科

許閎開弟

慶元二年鄒應龍牓

莫子純狀元以有官充第二人叔光姪中書舍人

曾勲　王溆

黄伸嘉禮子　陳無損

馮景中時敏子　石宗魏

楊拱辰　馮大受

王夢龍　石宗玉景術曾孫

方秉成

慶元五年曾從龍牓

吕冲之　張撫辰宗仲子

李知新光姪孫　王復明

傅誠墨卿元孫　胡衛沂孫

曽黯 槩姪　石孝溥 宗昭子

茹騤

嘉泰二年傅行簡榜

方秉哲 秉文弟 秉成兄　張炳

楊轟　袁一之

開禧元年毛自知榜

黄庭 庚弟　盧補之

過文煥　張泱辰 宗仲

申宋說　梁簡仲寛孫

田廙　任必萬

嘉定元年鄭自誠牓

周之章之瑞弟　黄麃

諸葛興行敏姪　余一夔

嘉定四年趙建大牓

李復光曾孫　滎熈辰

李知孝光孫　唐爠翊曾孫

錢難老　茹彧
虞植時中孫
嘉定七年袁甫牓
孫之宏　朱晉
陳亨祖　姚翀
章夢光
嘉定十年吴潛牓
劉漢弼　姚鏞憲姪孫

陸若川升之孫　丁輝希說曾姪孫

丁燧煇弟　尹煥

葉明道汝士孫　周宣子之綱子

閻璋　章又新

鄭大中　楊權

嘉定十三年劉渭牓

諸葛十朋行言曾孫　孫祖祐應時姪

王秳　過必寀

尤孟遠　茅彙征

王祖洽　王煔

嘉定十六年蔣重珍牓

毛遇順　周溶孫宣子子

莊敞　聞人知名

王建封

寶慶二年王會龍牓

楊瑾

紹定二年黄朴榜

張崧卿　任貴登

張飛卿　勞崇之

呂大亨

紹定四年慶壽恩釋褐賜進士出身

王傑

紹定五年徐元杰榜

陸敵　梁大受

葛焱　施退翁

孫子秀　胡昌

李衢光曾孫　陳錫禹

楊釋回拱辰姪　孫自中

王世威　陶夢桂廷俊孫

楊炎　楊國英

過夢符　王鵬舉

戴鐸　王華甫

陳煥　呂秉南

王景壽

端平二年吳叔告榜

馮喜孫 谷四世孫　俞公美

孫曄祖

嘉熙二年周坦榜

胡太初 余潛子三年中詞學科第一人　過正巳 文煥姪

全清夫　劉曽

孫逢辰　戴得一鐸兄

錢坤　屠雷發

戴浩得一子　楊珪瑾弟

孫譆　袁灝

韓境琦六世孫

淳祐元年辛丑徐儼夫牓

陳賡祖　鄭熙載

馮平國

淳祐四年甲辰留夢炎牓

章夢璞　張良孫

任西之　陳熹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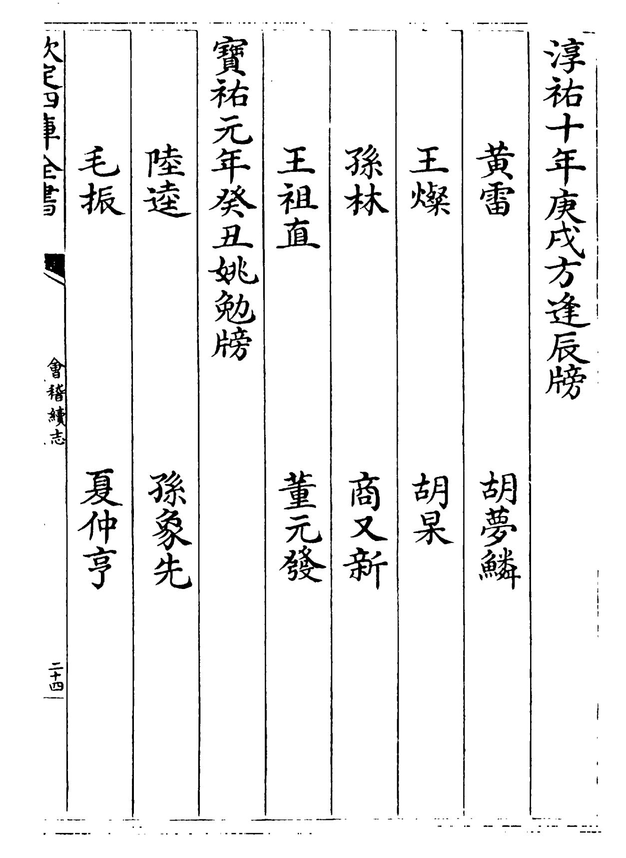
朱元光　楊光子

陳肖孫　李士特

淳祐七年丁未張淵微牓

葉秀發　王公大

孫嶸叟　馮濟國


淳祐十年庚戌方逢辰牓

黄雷　胡夢鱗

王爕　胡杲

孫林　商又新

王祖直　董元發

寶祐元年癸丑姚勉牓

陸逵　孫象先

毛振　夏仲亨

沈翥紳五世孫　陳夢卓

唐震　孫炳炎

李碩　錢恢

寶祐四年丙辰文天祥牓

杜應之　姚會之

何林　劉漢傳

莫子材　張頤孫

徐理

開慶己未周震炎牓

俞浙　季應旂省試賦魁

潘時晦　孟醇

朱國英　劉瑞龍

晏垚　陳碩

景定三年壬戌牓

方山京狀元　黄焱

黄遇龍　華景山

陸天驥　張霆

陳開先夢卓弟　許稟省試第二名

徐天祐　吴大順

吴天雷　王煓

仙釋

苗龍唐初人失其名能畫龍故呼之曰苗龍後得道仙去今龍瑞宫東南一峯崛起上平如砥人號曰苗龍上昇臺

陳明欑陵鋪兵也人呼為陳院長年三十有五時犯罪受杖遂蓬頭跣足若喪心者往來行歌無所定止頗能知未來事間與人言祁寒烈暑皆不畏避雪中不施一縷卧野橋上氣騰如蒸眼色正碧好以白堊書地且讀且歌字畫類五銖錢文觀者莫識中貴人典領欑宫者憐其寒常遺以衣乃轉與貧者淳熙辛丑歲久不雨鄉民或叩以豐凶應曰木災竹災魚災貧道災俄而高岡發洪山水暴至所經竹木盡拔魚鼈掃空陳大病不食

幾月腹皮皆凹入附骨隱隱見五臟人謂其必死俄復如初有蜀客來道堂見之焚香作禮曰先生正為鄉里化緣造橋安得來此衆始悟其為異人神遊在彼云或問其年庚但云三十五後微疾而終藁葬溪岸未幾其徒發瘞將火之空無一物矣洪文敏公邁特書其事于夷堅辛志云

端裕會稽人俗姓錢氏武肅王之裔孫年十八投大善寺則思落髮受戒具見佛果勤和尚與語大悅勤住蔣

山往依焉勤命典記室尋分坐道聲藹著施旨住靈隱
慈寧皇太后韋王第召裕演法賜金襴袈裟紹興十
八年移四明之育王裕莅衆色必凜然寢食不背衆唱
道無倦紹興二十年十月十一日示微疾至十八日索
筆書偈跏趺而逝世壽六十六僧臘四十八茶毘煙凝
五色如車葢收舍利無數目睛齒舌皆不壞門人奉遺
骨分塔于鄮峰西華初賜號佛智禪師至是謚曰大悟
塔名寶勝

法慈上虞縣長慶寺僧也平日深居簡出灑埽一室終朝宴坐而庭有花竹泉石頗有幽意士大夫暇日多往游焉慈頗能棋又善談論焚香煮茗延納無倦嘉泰初忽謝客閉門慈年高而神觀精爽略無他故人初不以為異會其童行辭往行在所請給僧牒慈語曰汝去宜速回久之無耗日以為問一日言還慈喜曰得汝歸甚好時方盛暑即令左右速具湯沐澡潔畢易衣端坐一室其徒往視之已將瞑目亟呼之云和尚幸自得恁好

何不留一頌子曰汝不早道我今寫不得也嗣師云但說其當代書乃云無始刼來不曾生今日當場又隨滅又隨滅萬里炎天覔點雪語僅脫口而逝

淨全諸暨人俗姓翁氏世業于農少與父兄躬耕凡至林壑泉石間必宴坐忘歸人已異之甫冠即出家師授以釋典畧無所解廼幡然入徑山投大慧宗杲杲曰汝有何能答曰能打坐曰打坐何為全曰若問何為真是無下口處杲遂知其為法器全生長田家為人朴野而

無縁飾且不能書人呼為翁木大一日集衆採椒全亦預焉同輩有戲之云汝試作一摘椒頌如何全即應之云含煙帶露已經秋顆顆通紅氣味周突出眼睛開口笑這回不戀舊枝頭衆皆嘆異有檀越以一度僧牒施杲命結侍者十輩各探籌以卜其分縁全偶得之九人者皆不平之更相誶語杲命復探之全再獲若是三探三得之遂師杲祝髮受戒拙菴光居靈隱俾典賔混源密主淨慈命分半座為衆入室全志在晦藏無隱世念

然天資夙成不假師授雖不識一丁字而吐詞發語形為偈頌老師夙學所不能及尚書尤公袤寳文王公厚之丞相錢公象祖皆與為方外交全自號曰無用累典大刹最後住四明之天童開禧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示寂説偈而逝世壽七十一僧臘四十五以全軀瘞于寺之西錢丞相為銘其塔

詩文

前志所載詩文起秦漢止晉宋而隋唐以來皆畧之盖

作者之衆不勝紀錄也但蘭亭詩序與誓墓文皆王羲之作誓墓文足見其出處之大節不特以文筆也故晉史與蘭亭序俱載于傳中志乃錄蘭亭而棄誓墓又白道猷一詩其連峯數十里修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之句膾炙古今人口不但見稱於白樂天而已志乃畧附見于僧竺道壹事中殊未為當今悉録之以補前志之闕高宗皇帝大駕南巡駐蹕會稽暇日觀黄庭堅所書張志和漁父詞因同其韻此日御製又有

登臨望稽山懷哉夏禹勤之句皆是邦光前絶後之盛事也敢敬以冠之卷首併以唐明皇送賀知章詩附之於後以為越紹之佳話云

紹興元年七月十日子至會稽因攬黄庭堅所書張志和漁父詞十五首戲同其韻

高宗皇帝

一湖春水夜來生幾疊春山遠更横煙艇小釣絲輕贏得閑中萬古名

薄晚煙林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暉縱逺拖適天機水底閒雲片段飛

雪灑清江江上船一錢何得買江天催短棹去長川魚蟹來傾酒舍煙

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柳花氊有意沙鷗伴我眠

扁舟小纜荻花風四合青山暮靄中明細火倚孤松但願樽中酒不空

儂家活計豈能名萬頃波心月影清傾緑酒糝藜羮保任衣中一物靈
駭浪吞舟脱巨鱏結繩為網也難任綸乍放餌初沈淺釣纖鱗味更深
魚信還催花信開光風得得為誰來舒柳眼落梅顋浪煖桃花夜轉雷
暮暮朝朝冬復春高車駟馬趂朝身金柱屋粟盈囷那如江漢獨醒人

遠水無涯山有隣相看歲晚更情親笛裏月酒中身舉頭無我一般人

誰云漁父是愚翁一葉浮家萬慮空輕破浪細迎風睡起篷牕日正中

水涵微雨湛虛明小笠輕蓑未要晴明鑑裏瀫紋生白鷺飛來空外聲

無數菰蒲間藕花棹歌輕舉酌流霞隨處好轉山斜也有孤村三兩家

春入渭陽花氣多春歸時節自清和衝曉霧弄滄波載與俱歸又若何

清灣幽島任盤紆一艇横斜得自如惟有此更無居從教紅袖泣前魚

遠矚稽山思夏后之功俯瞰濤江懐子胥之烈賦古詩一首

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吴津王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臨望稽山懐哉夏禹勤神功

既盛大後世蒙其仁願同越勾踐焦思先吾身艱難務
遵養聖賢有屈伸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

送賀祕監歸會稽詩并序　唐明皇

天寶三載太子賓客賀知章監于止足抗歸老之疏解
組辭榮志期入道朕以其夙存微尚年在遲暮用修挂
冠之事俾遂赤松之遊正月五日將歸稽山遂餞東路
乃命六卿庶尹三事大夫供帳青門寵行邁也豈惟崇
德尚齒亦將勵俗勸人無令二疏獨光漢冊乃賦詩贈

行凡遇茲宴宜皆屬和

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祕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羣公悵别深

寄若耶山竺道壹　白道猷

連峰數十里修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閑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世下猶有上皇民開此無事跡以待疎俗賓長嘯自林際歸此保天真

去會稽郡誓墓文　王羲之

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
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
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
推賢之意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常恐死亡無日憂及
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
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
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
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

之誠有如皦日

郡士諸葛興以文行稱于鄉嘗作會稽九頌其自序云興世家會稽俯仰巖壑惟禹陵所在自少康建祠今數千載比年時和歲豐邦人奉祀弗懈益虔因感昔人九歌之作自禹曁嗣君二相與夫英霸賢牧高人孝女顯有祠宇者輒為九頌效顰前作念昔楚騷之興蓋出于感憤而託以規諷後之模倣者如九詠九愁之類往往

皆然與方蹈詠明時又其意主乎景仰先哲固無所謂感諷也直曰頌云爾間獨妄論古人不能不發其一二而其歌吟嗟歎因寓之以擬騷之聲云附見于此以其為會稽頌也諸葛興登戊辰進士第今為江州彭澤丞

瞻越山兮鏡之東鬱喬木兮岑叢倚青霞兮窆石枕碧流兮寶宮端𢿱冕兮穆穆列俎豆兮雍雍梅為梁兮挾風雨倏而來兮忽而去芝產階兮間見橘垂庭兮猶古

璧騰輝兮珪薦瑞書金簡兮緘石匱朝萬玉兮可想探

靈文兮何秘嗟洚水兮横流民昏墊兮隱憂運大智兮

無事錫鴻範兮敘疇身勞兮五嶽迹書兮九州亶王心

兮不矜迄四海兮歌謳猗聖宋兮中興駐翠蹕兮稽城

獨懷勤兮曠代粲奎文兮日星揚舲兮拊鼓吴歈兮鄭

舞奠桂酒兮蘭肴庶幾髣髴兮菲食卑宮之遺矩

右大禹陵

肇三聖兮傳一中建人極兮參洪濛元圭錫兮汝績叨

華歸兮汝躬大道公兮均嬗繼家天下兮緜姒氏嵩石兮發祥謳歌兮與子誓甘野兮服叛養國老兮貴齒席不重兮味不貳琴瑟屏兮鐘鼓置思皇訓兮克儉心敬承兮敢墜祀四百兮綿景祚兆大横兮垂異世越山兮蜿蜒鏡水兮漪漣煥祠宫兮屹峙肅廡祀兮愉然端冕兮龍章執圭兮琳琅想規重兮矩疊恍韶奏兮鏗鏘

右嗣王

披竹簡兮典謨聖手斷兮唐虞登羣龍兮輔翊萃一堂

兮都俞知人兮帝之哲動天兮帝之德畫象兮民不犯舞干兮苗已格迄一旅兮中興嚴廟貌兮稽陵感會遇兮風雲崇像飾兮股肱憤夷楚兮陵上國思庭堅兮祀俄忽泚麟筆兮特書喟夷吾兮有力何汲汲兮詭誕謂明良兮相賊姦雄託兮自文慨齊東兮毋惑仰而觀兮典禮秩俯而察兮草木殖功之遠兮難名民之思兮無斁

右二相

睇禹陵兮歸然邃珍館兮蟺蜎敞别室兮遺像崇英霸兮千年諗越民兮非黷祀推世家兮自遷史肇無餘兮開國傳後裔兮奮起痛夫椒兮深恥同國人兮勞欲採蕺兮食何味嘗膽兮志彌篤封以内兮種所司閫以外兮蠡所知羌厲志兮湔恥迄乘時兮決機盟上國兮王致胙按山南兮恢土宇陟鑑臺兮睨東海矩天門兮模地户惜規圖兮不宏幾弓藏兮犬烹蹇七術兮遺恨悵五湖兮遐征尚蟬嫣兮復續終與享于鼻祖之庭

右越王

書畀姒兮力溝洫民奠居兮勤稼穡降嬴劉兮言水利嘉鄴渠兮夸鄭國慨元光兮瓠子決彼鄃封兮河之北悼一言兮貽時害諉天事兮非人力昔越守兮得賢侯慮遠久兮為民謀鏡一湖兮陂萬頃備瀦泄兮歳有秋寧殺身兮利人抑洙泗兮稱仁嗟後來兮私己吾湖兮寖湮湖之復兮疇繼侯之心兮萬世酌清流兮擷蘭芷奉明薦兮非昵祀

右馬太守廟

典午西兮金谷輩游而多兮藹多士嘉内史兮屏浮華淡物累兮頤天粹升治城兮遐想友東山兮雅志修禊事兮蘭亭觴曲水兮羣英追雩風兮涵泳渺萬化兮均平紀清遊兮感慨剡形忘兮神詣蔚闕一札寳連城兮千祀太傅起兮為蒼生扶晉闕苻秦内史歸兮樂山水師萬古兮飭孫子出闕兩賢意易地兮皆然

右王右軍祠

山簇簇兮環湖水淼淼兮縈紆人何遊兮明鏡鳥何飛兮畫圖懷賀老兮今昔想逸致兮林廬老之襟兮天潤老之神兮秋月飛翰兮龍鸞吐詞兮冰雪際熙運兮開元司縟典兮春官凌玉霄兮倚華蓋驂駿馭兮升西崑俄清夢兮綿綿恍乘雲兮登仙覲紫皇兮玉宸聆九奏兮鈞天餞天公兮遂志鼓予枻兮錦里吾朋兮鷗鷺吾賓兮煙水野服兮蹁躚斑衣兮娭戲緬高賢兮非苟于

去就其庶幾兮東門之傅鴟夷之子

右賀監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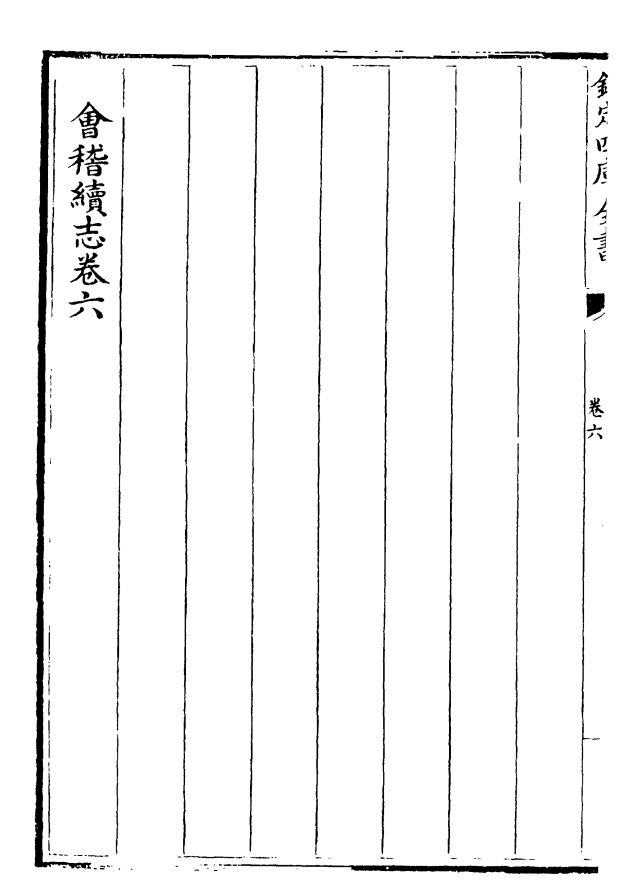
虬龍起兮龍翔耀兵威兮八方法羽林兮嚴禁衛握鈎陳兮掃欃槍視諸將兮噲等伍咨舊臣兮忠且武聳萬目兮矩獲衛九重兮心膂維東南兮都會辱吾王兮填撫暢威惠兮千載贖福祥兮兹土瞻衮服兮煌煌薦蕙肴兮葵觴匪震慴兮羅池亶愛思今闕兮流後裔更累葉兮奮忠義孰旌表兮陪廟闕門兮厲

斯世王之四世孫堅見唐忠義傳

右城隍龐王

闕兮江之湄懍予心兮肅祇表卓行兮尚之祀垂妙辭兮淳之碑嗟窈窕兮踐天性一念烈兮萬古鏡山眉兮蒼蒼江練兮茫茫江之水兮可竭娥之靈兮不可歇

右曹娥



會稽續志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會稽續志卷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瑾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𢡟

謄録監生臣沈安邦

會稽續志卷七

宋 張淏 撰

雜記

前志有雜紀一卷蓋會萃諸書之言越事者然遺逸尚多輒採摭傳記以補其未備改越為山陰實自始皇前代地理書曽不畧及黄公之賢列于四皓在秦漢時乃里人也後世亦罕知之非越絶書及會稽典録則泯然無傳矣故特表于卷首又予曩甞有雜說一編其間一

二條偶記越中事今删取而附之卷末云

山陰得名于秦

秦始皇三十七年東遊會稽徙大越民置餘杭尹攻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南海故大越處以備東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陰越絶書

秦刻岑石

秦始皇帝東遊到大越留舍都亭取錢塘浙江岑石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六尺西面廣尺六寸刻文立於越

東山上其道九曲去越二十一里同前

黄公嚴遵

會稽太守王景興問士于虞翻翻對曰鄞大里黄公潔己暴秦之世高祖即祚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首不拜志凌雲日皆著于傳籍較然彰明會稽典録

梅梁

大梅山在鄞縣東七十里葢漢梅子真舊隱也山頂有

大梅木其上則伐為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為它山堰之梁禹祠之梁張僧繇圖龍于其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鬬後人見梁上水淋漓而萍藻滿焉始駭異之乃以鐵索鎖于柱四明圖經

按前志餘姚梅澳湖在縣東北十八里舊經云昔有梅樹吴時採為姑蘇臺梁湖側猶多梅木俗傳水底梅梁根也有巨木湛卧湖心雖旱不涸不露十道志又云吴起建鄴宫使匠人伐材至明塘溪口梅下俄

見樹長堪為梁伐材還都梁已足無用而此木一夜
飛還士人異之號曰梅君今在溪中水旱則自浮沈
一云用為禹廟梁是也舊經又云梁時修廟惟欠一
梁忽風雨漂一木至乃梅梁也今以二鐵絙繫楹間
又傳夜或大雷雨梁輒失去比復歸水草被其上人
以為神縻以鐵繩然猶時一失之據此則又非因僧
繇所畫闕異也今梁在禹殿側長不能尋丈乃他木
耳猶闕　鐵或謂梅梁久已神化故非其舊抑詩人

好奇見多題咏當有卓然不惑者能究其實故備述之以見同異

禹廟元圭

越州禹廟有元圭匵藏之色黑如鷖徑五寸厚寸餘肉好相倍上下有邸州將常封鑰泊宅記或謂元圭得于太原藏于御府今廟中所存未必真也

蘭亭水黑

山陰蘭亭有逸少硯池寺曰天章以藏真宗皇帝御書

故也當朝廷每有頒降詔札則池水盡黑可以染緇太常少卿沈伸嘗紀其事同前今亦不然

王帝賜黄汝楫五子登科

越人黄汝楫家頗富饒宣和中方臘犯境以素積金銀緡錢瘞于居室避地山間忽賊黨執白旗來揖且拜黄驚懼答拜認其人葢舊僕也云吾主將拘掠士女閉之空室持金帛償則釋之否則殺黄惻然問所因幾何人曰無慮千數曰我藏物可值二萬緡欲舉以獻而贖其

命可乎歸報如其請乃悉發所瘞輦輸其營千人皆得歸詰黃謝為之誦佛祈福歡聲如雷亂定夢金甲神從天而下呼謂之曰玉帝有勅以汝活人甚多賜五子科第至紹興中黃為浦江令其子開闔閱同登乙科後二子閑闓繼之如神所告

唐少卿宅

會稽唐氏居新河坊葢宣和中鴻臚少卿翊所營也會連守楚泗台三州未嘗家食前後門雖具皆未開守舍

者但自側户出入少卿長子閎由鄭州通判代還一術士善相宅至唐氏新居夜登屋卧視云此宅前門開則出兩府後門開則出臺諫而所應者非本宗其後建炎四年高宗駐蹕于越凡空第皆給百官寓止謝任伯為禮部尚書居此宅拜參知政事中使宣召開門赴都堂治事上虞丞婁寅亮與唐為姻家暫假館投檢奏封章乞立繼嗣中旨除監察御史開後門詣臺供職言果驗云

養素先生

明州定海縣補陀洛迦山蕃觀音大士示現處遠近致禱或見善財童子金剛神達磨等相紹興十八年三月史越王以餘姚尉攝昌國鹽建偕鄱陽程休甫泛海詣山扣寶洞禮謁無所覩但感淪茗浮花闕殊不愜晦時再往一僧指巖頂有竇可以下闕而上忽見現闕色身照耀洞府眉目瞭然程所覩亦然惟公更見雙齒如玉雪天將暮有一長僧來訪云將自其官歷

清要至為太師又云公是一好結果底文潞公它時作宰相官家要用兵切須力諌後二十年當與公相會于越遂告去送之出門俄不知所在乾道戊子公以故相鎮越一夕典客報有道人稱養素先生言舊與丞相接熟不肯通刺字疾呼欲入謁亟命延之貌粹神清譚論鋒起索紙數幅大書云黑頭潞相重添萬里之風光碧眼胡僧曾共一宵之清話遽擲筆不揖而行公大駭遍遣兵吏尋覓不復見追憶補陀之故始悟長身僧及此道

人皆大士見身也相距二十年淳熙己酉公正位太師自道本末云爾

石師聖不願賜錢

會稽新昌石師聖家極貧甘于枯淡未嘗以利欲為心小女求十錢買線無以與之女入房啜泣石歎曰吾家世清貧固窮守約致汝如此命也日且暮聞中庭索索如埰錢聲出視之堆積階下已及三千緡覆以青布巾石夫婦奉繼母王氏焚香拜禱曰師聖家雖枵單亦可

自給若蒙上天昭祐使母子康寧得保常産福垂後裔天之賜大矣非義之財不敢受俄覺青布漸低錢忽飛上庭空如掃石又下階謝時宣和元年也明年長子嗣慶魁鄉舉遂擢第又三舉次子延慶繼之復中博學宏詞科為時名士

新昌石氏墳

新昌石氏之祖本山東人因適越挈家徙居焉時有詔國師善地理每經從石必迎佇致敬其妻嘗出拜曰夫

婦皆年老欲從師求一藏骨地韶許之與往近山得一處五峯如蓮花溪流平過其下回抱環揖指示之且絶識窆穴而去翁媪葬焉其後數十年孫曾登科相仍至以百數宣和以後頓衰越五舉略無薦鄉書者而里中一民家産寖豐生四子容頎如玉或告石氏是人竊以父骨埋于君祖塋之上故致此密引石往發土得木桶藏枯骸其中棄之民家自此遂微四子相繼夭逝先是石塋有棠梨一本每抽新枝則族系一人必策名若改

秩或一枝萎折則有當其咎者民思報怨夜往伐其樹自是科級視昔年弗逮云並夷堅志

翟公巽用越事精當

翟公巽帥越郡人安其政迨去相率投牒借留公知之命取牘以來即書其上云固知京兆姑為五日之留無使稽山復用一錢之送其用事精當如此梁溪漫志

陳舜俞知山陰不散青苗錢自劾

熙寧三年六月降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陳舜俞監南

康軍鹽酒稅坐違詔旨不散常平錢物自劾也國史其自劾云臣準州牒前後録降勅命及轉運司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等近準勅條將常平廣惠倉錢斛依陜西青苗錢例每于夏秋已前約逐處收成時酬價立定額支每斗價例曉示召人情願請領隨稅送納斛斗或納時價貴願納見錢者並許從便雖時價極貴比之元數取利不過二分即不得障遏民户不令請領及有不願請者亦不得一例抑配者臣伏見民間出舉財物其以信

好相結之人月所取息不過一分半至二分其間亦有乘人危急以邀一時之幸雖取息至重然猶不過一倍比及收斂或賫持饋餉務為歡悦詣門負載不責輸送或始約緡錢而償糓粟始約粱稻而償布縷斂者以得為幸償者不一而足至有改為後期變取庸債下雖魚鹽薪蔌耰鉏錡釜之類皆以其價取之葢茍不務此貧疾逃亡空有質劑官不為理此天下出舉之常也今朝廷所置官局募民以青苗貸取錢斛以為寛農振乏之

惠故所設法槩以周密出舉給納皆從民便然要之人情以米粟出納不若用錢之簡便也今使有司必約中熟為價貸民以錢度吾民非歲大稔米穀至賤亦必償緡錢而出所謂二分之息耳然所謂二分之息者今約為六月而以算數求之在民間一倍取之于民猶足為補助蓋不思責辦州縣朝會輸送卒無逋負之理欲如私家雜償他物勢亦無由倉庫給納人情迮取如影隨形雖臯陶設法而身行之亦不能盡比之民間取與相

安而無督責威刑之懼臣以為雖曰官所取息尚輕固已不減民間一倍之重矣勑意又慮州縣不能曉知新法之意而以錢斛抑配百姓故復申飭講解著為條約然臣體問方今小民匱乏十室八九應募之人不召而至何可勝計為國論者反憂抑配斯過計矣蓋譬如孺子見飴蜜必染指爭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積甘足以生疾今為民官長止其窮濫不使受貸輕費終蹈督責之困愛之惜之不為無意昔者祖宗著令諸以財物

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為理保全元元之意蓋深遠矣今乃官自出舉設為賞罰奬勸惡吏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亦已異矣且臣再讀詔書以為賑民乏絶抑兼并法無出此及見有司申明科條又使十户為甲甲中須有上三等一人充保浮浪無抵當之人不得一例俵散夫謂之浮浪鄉人之所不保止是乏絶至是瀕于轉徙溝壑之人今固不蒙其惠矣復欲藉此以抑兼并臣恐法終行特為天下兼并之地耳何以言之

天下之有常平倉非能人人計口而受餉也盖市井田里常有穀價踴貴之時官以常平之粟減價賤糶則積穀者自然不得復珍市深藏以邀貴價于是生民陰受其賜矣今朝廷以新法散常平為青苖唯恐不盡使倉庫既空饑饉薦至則兼并之民必乘此時有閉糴而貴糶者未知州縣將何法以制之斗粟萬錢未可知也此豈不為兼并之利哉臣又竊為兼并者之計今官既放無庸爭利但可藏鏹坐待隣里之人逋負青苖惡吏嚴

督之時賤買人之田宅和質人之妻孥而已此臣故曰
特為兼并之利也詔意又恐州縣避事不務推行新法
抑遏人户不肯俵散是尤不然臣嘗私為州縣主者之
計令必使奉行新法姑縱之貸亦不患斂之之難也盖
朝廷設法已分為夏秋二料五月放秋料正月放夏料
所斂秋料正在正月間所斂夏料正在五月間不過
給秋料使以納正月所舉者給夏料使以納五月所舉
者則其出民力者但計所當息錢益所給為所納耳若

然則是使吾民一取青苗錢終身以及世世一歲常兩輸息錢無有窮已萬一如此則是别為一賦以敝生民非朝廷王道之舉也臣雖愚昧嘗深世務官于縣道職在愛民今不敢苟免按問雷同官吏誘陷小民日入困敝在犬馬之心亦深惜輕誤聖朝别生此賦所有青苗新法難以奉行謹具狀自劾以聞舜俞文集舜俞以嘉祐四年制科第一人至是法當召試因此遂繳納召試劄子其奏有云臣官于縣道世謂畏途行身至危臨事無術

簡書正密未必保全日月尚賒恐須追奪其中書劄子一道不敢祇受謹奉表辭避繳納以聞文集史謂舜俞尋上書稱青苗法實便初迷不知爾參知政事馮京欲緣此復用之宰相王安石曰為人反覆如此豈可用也故京師有陳舜俞白悔青苗之語聞者以為笑此語恐傳者之過何以言之按舜俞有南康軍到任謝表其間有云伏自陛下大明繼照百度惟新臣忝預搢紳粗知鼓舞逮奉青苗之法目為大政之先衆人以謀始之難駭其近利愚者雖成事而闇尚欲有言若乃懷異議而奉行張空文而布告諷止民利欺罔朝廷人或有然臣則不敢使舜俞果上書再稱青苗實利則表中豈敢復為此言樓鑰題舜俞集後云王文公得君用事法變更新諸若大臣爭不能得抵巇取爵位之人不可勝數風俗為之大變至有遠在蜀萬里外官為偏州將奏于朝盛稱青苗新法

之美而捷取膴仕者公方宰山陰既嘗中大科例以秩滿登館閣小忍不言豈不足以干進而飛章力辯繳納召試堂劄自取竄責而不悔哉讀此則前事之誣可以無辯矣

記李莊簡公語

李參政罷政歸鄉里時時來訪先君劇談終日每言秦氏必曰咸陽憤切慷慨形于色辭一日平旦來共飯謂先君曰聞趙相過嶺悲憂出涕僕不然謫命下青鞵布襪行矣豈能作兒女態耶方言此時目如炬聲如鐘其英偉剛毅之氣使人興起後四十年偶讀公家書雖徙

海表氣不少衰丁寧訓戒之語皆足垂範百世猶想見其道青𩋾布襪時也陸放翁渭南集跋李莊簡公家書

石昉墓枯木

石氏宗譜新昌石昉墓前有枯木生而内向覆墳如蓋然守墳者言每有登科者則柘有枝特生一枝一人或二三枝則二三人云王十朋會稽風俗賦注

真宗旌表裘氏門閭

真宗皇帝嗣位之十四載十一月詔下會稽旌表裘氏

門閭從守臣之請褒孝義勵風俗也昔裘牧爲大夫世居中國至十七代孫睿仕西晉值永嘉之亂隨元帝渡江避地婺女遂隱而不仕其子闕　　徙居會稽縣南三十里世勤耕桑家積仁義越五代當聖宋乾德年踰六百載人無別居内不異爨大中祥符四年郡邑始能知裘氏尚至可暄已十九世矣暄孫治始從學有文行稱于族中爲鄉里推重因薦于縣縣薦于郡郡奏于朝廷勑下旌表門閭蠲復徭役治生子四人曰仲容仲

華仲舒仲莊仲容事母尤謹慶歷中母病急仲容兄弟倉皇侍疾醫治無驗歎曰吾聞古人有割肉可以愈親疾者乃割股飼母弟仲莊亦將刲之聞兄已進乃止母食之果瘥是時雲霧蔽覆其家里人駭觀精誠之感也

過晁裘氏義門記

神宗旌表劉氏門閭

熙寧十年余為越州聞上虞縣娥眉鄉劉承詔家同居四百餘人同籍者十世具以上聞乞不以常制之限旌

表門閭廣厚風俗既而特賜可奏有司于是即其居之前建所謂綽楔門門外左右以土築臺高下廣狹至于赤白之飾既皆如勑之格而常賦之外悉免徭役與仕者等皆如律之文趙抃劉氏義門記

朱娥

朱娥越州上虞縣朱回女也幼失所恃鞠于祖母一闕鄉人朱顔閘之莫不潰散娥年方十歲奮躍呼號冒前抵顔顔力屈勢蹙祖母雖中傷頼以脫去

娥懼追及挽終不釋顔不勝其忿手刃娥數十卒斷其吭氣隨絶假息猶恐及其親也獄具祖母猶坐詬詈郡從事虞公太寧進議曰論次誠宜顧無以慰没者之志太守張侯從而釋之仍以其事聞上後三月有詔安諭其家賜帛六束米三斛鄉人壯而義之為設祠位春秋祭焉從事虞公適當其時乃疏其本末著之石刻故僕得以考其詳而知歳月之攸始實治平三年二月甲午距今四十有九年矣云云政和四年八月記　江公亮朱娥親祠記

立朱娥祠與曹娥祠夾江相望墓在上虞縣西一十二里華鎮古集覽

姚令聲

姚宏字令聲越人也父舜明廷暉嘗任户部侍郎令聲少有才名呂元眞為相薦為删定官以憂去秦檜之當國屢求官不報張如瑩澄與令聲為中表令聲托為扣之秦云廷暉與其靖康末俱位柏臺上書乞存趙氏拉其連銜持牘去經夕復見歸竟不簽名此老純

直非狡獪者聞皆宏之謀也緜是薄其為人如瑩以告令聲令聲曰不然先人當日固書名矣今世所傳秦所上書與當來者大不同更易其語以掠美名用此誑人以僕嘗見之所以見忌已而言達于秦秦大怒思有以害之會令聲更秩調衢州江山縣適當亢旱有巡檢者自言能以法致雷雨試之果然而邑民訟其以妖術惑衆追赴大理竟死獄中初令聲宣和中在上庠有僧妙應者能知人休咎語令聲云君不得以令終候端午日

伍子胥廟中見石榴花開則奇禍至矣令聲初任監杭州稅三載足跡不敢登吳山將赴江山自其諸暨所居趨越來訪帥憲既歸出城數里值大風雨亟歇路傍小廟中見庭下榴花甚開妍甚可愛詢祝史云此伍子胥廟其日乃五月五日令聲憮然登輿未幾遂罹其禍弟寛字令威學問詳博注史記行于世三乘九流無所不通紹興辛巳歲完顏亮寇淮江浙震恐令威云木德所照當必無他故詔書云歳星臨於吳分是也高宗幸金

陵以其言驗令除郎召對奏事之際得疾仆於榻前上念之亟用其弟悪于朝悪後登政府 王明清揮麈後録

李莊簡公詩

李莊簡公光作詩極清婉可愛予嘗見其越州雙雁道中一絶云晩潮落盡水涓涓柳老秧齊過禁煙十里人家雞犬靜竹扉斜掩護蠶眠後在政府與秦檜議不合為中司所擊命下送藤州安置差容院使臣伴送公戲贈之云日日孤村對落暉瘴烟深處忍分離追攀重見

蔡明遠贖罪難逢郭子儀南渡每憂鳶共墮北轅應許雁相隨馬蹄慣踏關山路他日重來又送誰亦婉而有深意雲溪雜記

李孟博

李孟博莊簡公之子也苦學有文紹興五年進士第三人及第莊簡南遷隨侍至貶所遂卒于瓊州未卒數月前忽夢至一處海山空濶樓觀特起雲霄間有軒牓曰空明先世諸父皆環坐其間顧指其一曰留以待汝既

寤知其非祥也未幾遂屬疾臨終有雲氣起于寢冠服宛然自雲中冉冉升舉瓊人悉見之莊簡有詩悼之云脫屣塵寰委蛻蟬真形渺渺駕非煙丹臺路杳無歸日白玉樓成不待年宴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去作飛仙恩深父子情難割淚滴千行到九泉闕

王佐以第二人升大魁莫子純以大魁作第二

紹興五年廷試唱名有官人黃中第一高宗曰故事如何沈與求曰皇祐初有官人沈文通第一仁宗曰朕不

欲以貴冑先天下寒畯遂以馮京為第一文通第二上曰此故事也乃擢次名汪應辰為第一人自後秦熺董德元許克昌趙汝愚莫子純許弈皆有官為第二而陳誠之王佐梁克家蕭國梁鄒應龍曽從龍俱以第二人升惟政和八年嘉王楷第一登仕郎王昻第二㣲宗宣諭嘉王云有司考在第一不欲以魁天下以第二人為牓首昻遂以有官人為第一予家有是年登第人告語云勅頭王昻是擢昻為魁甚明今登科記尚以嘉王為

第一人非也按是年五月九日有旨同年闕止用第一人嘉王楷字憙遠登科記只據小録不曾見登第人告又不曾考國史

五夫非秦封松處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初不言其為何樹也後漢應劭作漢官儀始言為松蓋樹在泰山之小天門至劭時猶存故知其為松也五大夫蓋秦爵之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為五大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故唐人松詩

有不羨五株封之句皆循襲不考之過也紹興府上虞縣有村市曰五夫故老云有焦氏墓于此後五子皆位至大夫因而得名近世好事者或異其説曰此秦封松為五大夫之地也紹興間王十朋為郡幕官捜訪所聞作會稽風俗賦得此遂以為然故賦有楓挺千丈松封五夫之句疏于下云上虞有地名五夫始皇封松為五大夫之處蓋越人但知始皇嘗上會稽刻石頌德不知封松乃在泰山時非在會稽時也而十朋復失于致審

遂以為實予嘗過其處見道傍有古石塔有刻字尚可讀廼會昌三年佘球所記云草市曰五夫因焦氏立塋于此孝感上聖而為名焉乃知五夫之名實由焦氏惜乎十朋之不見也並雲溪雜志

拾遺

會稽山為東南之鎮隋開皇間詔就山立祠天寶中封神為永興公後加永濟王今廟在鎮塢著于祀典廓闕之間像設已不經而禹廟又有稽山神祠不知何時俗

工于神像之下塑一白雞蓋訛會稽之稽為雞犬之雞疑以傳疑謂蟲雞所食也于是相傳神能司百蟲凡神前土偶異狀有手持蜈蚣虵虺者緑衣闕　百蟲司判官凡農圃庫店有螟螣鼠蛀之闕　祈賽以所塑者赤幘而白羽故所殺必以闕　知幾千百雞也往歲東萊吕延年為郡幕經此祠遊觀命屏去雞蟲然愚俗相承割雞如故猶以孤山為大小姑子胥為多髯非有識者殆不可告語也又禹祠句踐之傍復塑

一婦人像云西施也尤不經之甚他日必有能是正之者因併記以竢

苦竹城在山陰縣常喜門外西南二十九里越絶書苦竹城者句踐伐吳還封范蠡子也華鎮詩云一葉扁舟激浪花當時兒女永驚嗟歸來苦竹城池就始覺忘家是保家

八仙冢在會稽縣五雲門外東四十五里地名白塔嵇叔夜過越宿傳舍遇古伶官之魄而得廣陵散其聲商

絲緩似宫臣偪君晉謀魏之象也其名廣陵散離散播越永嘉南遷之兆也曲終指其葬處至今窟穴猶在

石門在嵊縣五十餘里謝靈運隱居之所也靈運詩云躋險築幽居披雲卧石門即此地也

華鎮會稽覽古集餘姚縣四明山廣利侯祠前有雙石如筍挺然數尺野花叢生其頂杜鵑鳴時爛若霞錦國朝祖宗遏密皆三年不榮職方齊唐嘗為之賛鎮詩云千尺相高卓翠岷雨餘雲外露鱗皴鼎湖龍去蒼髯斷

三載叢花不記春予按廣利侯廟實在上虞縣南五十里非餘姚也不知鎮何據而云四明山也鎮云齊唐嘗為之贊今唐贊云越州上虞縣雙筍石云云此固明言為上虞矣豈鎮得于傳聞未嘗見此贊耶唐集又有上虞縣重修廟記言之尤詳記云廟中筍石雙峙峭若桓表有芳樹二特生其端春物向榮鱗蔭如績屬太宗真宗遏密之際瘣疾者二載慶蹈之旦韡萼依然讀此則鎮誤無可疑者

潮賾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潮六合內物也愚生長海濱往來錢塘五十年矣幼讀文粹得唐盧肇所賦巳知其疎貧不能盡見天下書獨以意推測攷之靈素之經驗之氣血之運稽之陰陽揆之物理舟師蛋户旁究曲詢盡潮之情極潮之變欲論其所以然之狀未敢也晚閱高氏會稽

志所載抱朴子吳地志丘光庭鄭遂燕龍圖諸家之說自遂而上荒忽誕謾不足論獨錢塘之潮天下偉觀燕公所謂沙潬徒旦切已盡其理諸家言錢塘者盡廢愚之說念不可以不槩見則設為問答凡十七條輯而賦之名曰潮賾顧豈敢自以為是哉後世有揚子雲猶庶幾其不廢云耳嘉定甲申仲春朔日同安朱中有書

或問盧肇云潮及晦乃絶過朔乃興月弦乃小羸月望乃大至又曰月之與潮皆隱乎晦又曰日月合朔之際潮殆微絶是耶非乎

答曰非也肇未嘗識潮晦前兩日潮巳七八分矣或晦日巳及十分朔日正屬大汛而云潮隱乎晦合朔之際潮殆微絶可乎肇以月之盈虧為潮之大小合一月兩汛之潮獨歸之望謂潮始大至不知朔與望均大至也

或問盧肇云日激水而潮生又曰潮夜大而晝稍微又曰天左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于彼盈於此潮之往來不足怪是耶非乎

答曰非也日之西没東出悉有定時如肇所論日絶東海水長而退西退則東長日漸向東則潮漸長日東出海則潮漸落則是一晝夜但一潮耳今一日一夜凡兩潮隨十二時遞為進退常差四刻正晝當午

日固麗天未嘗入海潮之大至固自若也肇乃謂潮夜大而晝稍微豈其然乎肇之不識潮審矣肇賦始舉此兩端既不識潮其餘繳繞遷就之說不辯可也

或問子言盧肇未嘗識潮所賦不必攻而自破既聞命矣敢問抱朴子所謂夏潮大冬潮小春潮漸起秋潮漸落又云天河隨天轉入地下與海水合三水相蕩天轉排之故激蕩而成潮是耶非乎

答曰非也此與盧肇之不識潮均一律耳夏潮晝甚

小夜乃大冬潮晝稍大夜乃小春秋之中潮極大晝夜適相等所謂天河特以形似豈真有水晝夜之間天未嘗不轉茍如其說激蕩成潮則是潮晝夜不息何得一晝夜間再進再退其說疎矣

或問吴地志云潮水晝夜再來來應時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又云子胥種蠡之神是耶非乎

答曰所言晝夜再來朔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此

真識潮可以破肇與抱朴子之謬矣曰胥蠡云者非也

或問丘光庭設漁翁問錢塘之潮所以特大而激湧者是耶非乎

答曰非也光庭謂浙之發源不過千里江水入少海水入多故潮特大此不必它求慶元定海海口至上虞堰下無三百里江水可謂入少矣而潮之入固平平也

或問鄭遂洽聞記所論是乎

答曰非也其論乃衍抱朴子無足辯

或問燕龍圖潮是耶非乎

答曰序固言之錢塘潮頭沙潬所激諸家之論盡廢今子欲詳之乎嘗試與子于一溝之内觀之引水滿溝則其水必平進于溝之半累碎石而為齟齬從上流傾水勢必經齟齬而半寫于下水之激湧無怪也燕公所謂潬者水中沙也錢塘海内之潬亘二百里

夫水盈科而後進潮長未及潬則錢塘之江尚空空也及既長而冐之自潬斗瀉入江又江沙之漲或東或西無常地潮為沙岸所排助其激湧震天動地䖍䖍而來水之理也曷足怪乎愚所謂齟齬者猶之潬耳故錢塘潮候率遲于定海者定海平進而錢塘必俟登潬而後至于江其初來也從浙江亭望之僅若一線非潮小也闕　遠所見微耳漸近則漸大非潮大也所見漸近則漸大固宜及夫潮退則或由潬中

低處或從渾兩尾滔滔以至於海葢渾中高而兩頭漸低高處適當錢塘之衝其東稍低處乃當錢清曹娥二江所入之口錢清江口渾最低潮頭甚小曹娥江口渾稍高于錢清故潮頭差大是說也習于海道者莫不知之子欲詳燕公之說愚不得而詳之也

或問前人之論或是或非既聞命矣敢問子之說何如

答曰愚不敏何足以語此物格知至粗嘗學焉欲知潮之為物必先識天地之間有元氣有陰陽元氣猶

太極也絪緼兩間希微而不可見陰與陽則生乎元氣者也本之而生亦能為之病焉詳答在後何者為病常暘常雨是也當陰陽二氣之極則元氣不能勝詳答在後

子欲知之幸反覆其問

問者曰子所言元氣陰陽二氣與乎潮者何也

答曰夫水天地之血也元氣有升降氣之升降血亦隨之故一日之間潮汛再至一月之間為大汛者亦再一歲之間為大汛者二十四元氣一歲間升降為

節氣者亦二十四潮二十四汎隨之此不易之理也

問者曰潮之隨元氣升降也子何以知之

答曰察于吾身而知之也一身之中有元氣有陰陽元氣葢所受以生者既生矣則血為榮氣為衛血為陰氣為陽周一身而不可見者元氣元氣之運周流于脉絡而血乃隨之一日之潮凡再進退一身之血隨氣而進晝夜未嘗息也攷之素問用鍼之法常以日加之宿上從房至畢十四宿水下五十刻半日之

度也從昴至心十四宿水下五十刻終日之度也從房至畢爲陽從昴至心爲陰陽主晝陰主夜靈樞經曰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二刻在少陽三刻在陽明四刻在陰分水下不止氣行亦爾又難經脉候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度爲一周漏水下百刻榮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故五十度復會于太陰寸口注云人氣始自中焦注手太陰行其經絡計二十四亦復來會于太陰此是脉

之大會始終各計二十五度以此推之人氣一晝夜之間行陰行陽各二十五度潮一晝夜隨元氣升降者審矣

問者曰子言一歲二十四氣潮隨之為二十四大汛者其畧具矣然朔望為大汛之候而節氣十有五日一易散諸一月之中不專在乎朔望潮何為而不隨之

答曰元氣一晝夜小升降故一日之間潮凡再至一月之間大升降故十五日而易一節以律管候氣驗

之管之長短不同某氣至則某管應元氣升降有小有大審矣天地之數奇而不齊者也故月有小盡大盡歲有一閏再閏潮之為大汛也隨大小盡與閏亦未甞差焉驗潮之大小莫若錢塘與西興也雖以朔望為大汛之候然晦前二三日望前一二日潮蓋有登閘者或朔日二日三日四日不登閘至五日而始大或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不登閘至二十一而始大西興之閘稍低于錢塘或至二十三日潮

亦登此無它節氣參差不齊則潮亦爲之進退如前

所云或攙前在二十九三十及十四十五或落後在

初四初五十九二十二十一其大槩固如是也

問者曰子言二十四汛隨二十四氣詳且明矣或有非

時而潮忽大當汛而潮忽小者何也

答曰愚測之審矣非朔望正汛而大或當汛而反小

葢適遇巨風風順則推之而來後浪擁前故忽大而

且久不退風逆則抑之而退前浪遏後故驟小而且

久不進耳癸未九月二十七八間東北大風慶元城外沿江平地潮丈二尺餘河水為鹹鹵所雜魚悉浮此其驗也前史所記海溢入非由巨風蓋天地之變元氣之病者是也

問者曰潮一晝夜小升降則三百六十之晝夜大小一律可也今夏之日晝潮小夜潮大冬之日晝潮大夜潮小俗所謂潮畏熱畏寒是耶非乎

答曰潮畏熱畏寒雖出俗說實確論也愚固言之矣陰陽生乎元氣至其極也元氣有不勝焉夏為極陽日昱乎晝陽氣特盛元氣雖升而為至陽所迫氣不

得伸故潮亦不得而遂格之于物以火爨鼎水半於鼎火氣既升水從而湧此元氣升而潮進之象也于鼎之上置鐵炙牀熾炭其上則湧水為火所脅而復下此潮當進而元氣為至陽所迫而不遂也冬為極陰日既西没陰氣特感元氣為至陰所薄而潮不遂正與夏同亦猶鼎水方湧以疎箔覆鼎置巨冰其上冰氣嚴沍湧水復下均一理耳畏熱畏寒俗說是矣特不能推其理耳

問者曰子言夏晝冬夜元氣為至陽極隂所勝潮不得遂者是矣敢問夏夜冬晝潮能大者何也

答曰夏晝陽極元氣為陽所勝冬夜隂極元氣為隂所勝故潮小夏夜日既没陽氣少衰冬晝日既出隂氣少斂元氣得伸故潮得遂而稍大此甚易見驗之于身夏之日陽特盛榮血得行素問謂血淖液是也故面與身多紅而澤氣則喘促咽塞呵之而無所覩氣陽也為至陽所勝故不能自伸猶潮之畏熱而小也日既入

陽漸殺去聲人氣少舒猶潮至夏夜而能大也冬之夜陰特盛榮血稍縮素問謂血凝泣泣如水中居雪故指面皺而肌革燥人呵氣則油然而出皆可以見血陰也為至陰所勝其不能伸猶潮之畏寒而小也日既出人血少舒猶潮之至冬晝而能大者皆一理耳

問者曰夏晝潮當小而能稍大夜當大而反小冬晝潮當大而反小夜當小而反大何也

答曰此乃陰陽之氣錯繆顛倒夏當南風以陽方助

至陽故元氣為至陽所廹而潮小或者北風起以陰方氣從所勝而來陽為之辟易故潮遂能稍大夏夜潮宜大也乃與晝日同其微者三伏中或陽氣酷烈融而不收陰不足以禦之故潮亦從而小冬或冰雪不解涸陰沍寒故晝日宜大而反小冬夜宜小而反大者冬當北風以陰方助至陰故元氣為至陰所薄而潮小或者風從南至以陽方氣從所勝而來陰為之辟易故潮亦能稍大此乃陰陽之變元氣之病耳

問者曰元氣升降四時則均何獨八月潮特大詠歌游翫特盛此時何也

答曰何獨八月二月之潮亦甚大也何者極陰極陽故冬夏之潮有小有大二月八月月望前後陰陽之氣適中元氣得伸潮得遂其大也固宜錢塘風俗喜游二月花時競集湖山間非獨不暇觀潮而天色尚寒弄潮兒難以久狎于水故是月之潮無所稱道八月乍涼而天色猶熱弄潮兒得盡其技人情久厭城

居故空巷出觀以此獨稱八月潮大耳吴地志亦載二月八月潮

時大其說極是

問者曰潮之為義既聞其詳請賦其畧如何

答曰唯唯

吾聞三才之道相與並立未有天地是謂太極太極之分為陰為陽離一而三極固自如所謂元氣猶太極之一也人之生也稟乎血為陰而氣為陽元氣無形而非出入之息也天地雖大具于吾身氣之所至血亦隨之

水者天地之血海為水之所歸元氣升降而水有進退故潮者元氣之升而血之溢也人之血氣分晝夜而行陰陽潮亦晝夜再至信斯理之必也元氣有大升降一歲之中為節候者二十四潮之汛亦二十四此灼然之明驗而非出于臆也人之血冬為極寒所薄故指皴而皮毛枯人之氣夏為至陽所鑠故呵之而無所覩猶夫夏潮小于晝冬潮小于夜元氣為陰陽所勝則不得伸而潮亦莫能遂其餘也今夫爨鼎而湯湧爨者元氣而

湧者潮濕火置冰于鼎之上則湧者復下潮之畏熱畏寒夫又何足怪也凡百川之接于海潮之進也皆緩獨錢塘之為江勢洶湧而湍悍江之接于海也既廣外復隔于沙潬（徒旦切）潮冒潬而斗寫為天下之偉觀觀夫潮之將來先（去聲）以清風渺一線于天末旋隱隱而龍龍忽玉城之嵯峨浮貝闕而珠宮爾若鵬徙又類鼇抃蕩潏衝突倏忽千變震萬鼓而霆碎掃犀象于一戰既膽喪而心折亦神悽而目眩已而潮平迤邐東去探造化而

默識考物理而頓悟寧曰怪神豈藉人力皆一氣之自然紛衆論之辟易笑祖龍之回渡凛氣讋而怵惕悵吴兒之浮誕謂强弩之可射暴秦東游欲厭王氣武穆捍堤萬世之利乃今日之駐蹕發天地之竒祕朝見曰朝暮見曰夕表臣子之至敬實取象于潮汐俗呼汐曰澤儼皇居之壯麗來玉帛于萬國鬱葱菌而佳哉綿宗社而千億謂余不信請觀于潮亦足以知中興之可冀而識天地之闔闢也

潮賾既出親舊書來問閏年多兩汛與節氣二十四不相應愚答之曰前問答中謂天地之數奇而不齊月有大小盡歲有一再閏潮之為大汛隨大小盡與閏亦未嘗差節候參差不齊故潮信亦有攙先落後之異此數句特舉其畧不曽細細條析故未免致疑耳今以壬午癸未甲申三年一閏考之壬午正月一日雨水次年癸未次甲申置閏在甲申八月是年十二月十九却是乙酉正月立春節壬午少了一個節

氣甲申年尾却多了次年節氣十二日三年雖是多一個閏而節氣只是七十二個遞相乘除均攤其間葢節氣自合均在三百六十六日内雖大畧十五日一易然壬午年五箇節氣十六日一易一箇節氣十四日一易癸未年五箇節氣十六日一易甲申年六箇節氣十六日一易三年中展了十六日縮了一日若不展填不得本身所餘六日更增十八箇小盡添得一箇閏月折除外只多兩日今以甲申本年論之雖是十三箇月

有二十六汛前八月二十九秋分閏月十五寒露九月一日霜降節氣只是十五日潮未嘗不同之葢天地之數不齊節氣贏縮全在巧歷運用若謂閏月多兩汛則甲申年頭占癸未大寒八日年尾占乙酉立春十二日謂之閏年多兩節氣可乎況年有閏潮亦有閏何以言之一日兩潮一月六十潮人知其如是而已一潮遞差四刻俗謂一潮差五里兩潮占十二時八刻以一月十五日一汛按錢塘餘姚潮候初一午時日

潮數至十五日子時夜潮只有二十九潮葢初六日日潮申末夜潮五更後初七日日潮寅時晚潮酉時所謂日潮寅時即是初六夜五更之潮在此處遞互趲欠一潮以一月計之欠兩潮一年欠二十四潮五年欠百二十潮正當再閏兩箇月折得恰好以此益知潮與節候未嘗有纖毫差但今人曉歷法者少愚亦只能言其大槩耳今當于賦中非出于臆也之下增入年之有閏潮亦有之計一月不盡之潮積于五

年之再閏攷節氣之贏縮葢未嘗不相入也然後潮之情變無餘藴矣

會稽續志卷七

會稽續志卷八

宋 張淏 撰

越問 孫因

越問序

莊舄越人也仕楚而為越吟夏統越士也入洛而為越唱越俗之好吟咏其來尚矣亦聞有大述作者乎蘭亭有序脩禊事也金庭刻銘愛輕舉也康樂山居之賦陶性情也微之州宅之詩寫物景也若是者謂之大述作

可乎曰未也若昔河東柳先生會萃三河之遺事網羅千古之異聞作為晉問以昭來世斯文也可謂大述作矣先生晉人也居晉土習晉事為晉問職也晉有堯之遺風不可以有加矣居乎越者亦知越之事可與晉方駕乎晉堯都也越舜禹之邦也古有三聖人越兼其二焉加以種蠡之所經營王謝之所栖隱司馬遷李太白杜少陵之所游覽以至國朝諸名賢之所流詠班班可攷而大述作未聞也惟紹興間狀元王公以幕府元僚

援筆作賦搜竒抉異雄麗偉卓雜用二京三都晉問體
葢自有會稽以來之大述作也然嘗熟復詳繹其間猶
未能無遺恨焉何者越之四封最為廣袤南踰句無北
界禦兒東至于鄞西盡姑蔑至後漢時提封尚數千里
今之越雖非昔之越然都督一道封疆猶不為狹而斯
賦所録止及境内之山川此其遺恨一也會稽土地所
宜以金錫竹箭為稱首職方氏九牧之貢莫先焉葢金
錫竹杖戎備所資非其他一草一木比正當表而出之

而是賦所述乃雜舉夫秔秫桑蠶楓松梓桐雞頭鴨脚馬乳凫茨木蘭海榴園蔬木菌之屬他郡獨無之乎此其遺恨二也並海魚鹽之饒東南大計仰焉柳河東晉問于魚鹽一物各為專條以侈其富饒鋪張揚厲無慮數百字彼三河所出尚未敵海藏之什一也玆賦纔一語及之往往纖悉于赤鱔黃顙之族而闕畧于縱壑之巨鱗捘羅乎餘朴石英之品而簡棄夫積雪之寶鹽此其遺恨三也紹興之初翠華廵幸駐嗚蹕者彌年實履

舜禹之故迹升州爲府冠以紀元且嘗就行殿舉大享禮中興之業于此乎濟可謂是邦曠絶之盛典而茲賦俱不之及此其遺恨四也然自有越以來所謂大述作者獨此一賦而已王公作賦後五十七年有書生孫因自句章徙餘姚逍遥鹿亭樊榭間處越土爲越民飽越飯酌越水每欲補越絶之所未載廣越賦之所未備而未能也又九年帥憲新安汪公衣繡衣持玉節森畫戟載朱幡臨制七郡四十二縣臺府多暇百廢具興輪奐

恢閎山川改觀瓶生幸覿盛事竊謂越為大都會公有大規模以其大學問大力量寓于大建立大施設中興百年所未覩也獨無大述作可乎宗工鉅儒之記述騷人過客之題咏金石震耀黼黼繡周張韶鳴濩應宫唱吕和所謂述作亦一時之盛矣使張平子左太冲柳河東諸人見之將曰此大規模也談何容易他郡小小創制因革則伐石為一記濡墨為一詩足矣獨施之越則不可越舜禹之邦也牧是邦者舜禹之臣也而可易言之

乎愚不敏成越問一篇釐為一十五章凡三千九百五十字借楚辭體而去其羌誶謇侘之聲倣晉問意而削其詰屈聱牙之製非足以發揚會稽之盛庶幾附郡志之末云

篇引

典午氏之盛時兮余鼻祖曰子荆謀樂郊以隱居兮颺漱石之清名孫子荆少時隱居謂王濟曰嘗欲漱石枕流有聞孫曰承公兮嘗令鄞與餘姚愛會稽之山水兮爰徙家于兹城孫氏本太

原人至承公家于會稽性好山水求為鄞令後為餘姚令當永和之九年兮惠風暢夫春莫偕王謝之諸公兮會脩禊于蘭亭賦臨流之五言兮寄幽尋之逸興泛迴沼倚修竹兮松風落而泠泠會蘭亭者四十一人孫承公賦五言詩有曰迴沼激中逵疎竹間修桐因流轉輕觴泠風飄落松維興公尤好事兮作流觴之後序助逸少之高致兮齊芳譽于難兄王逸少作蘭亭序孫興公作後序有高嶺千尋長湖萬頃籍芳草鑑清流等語興公名綽承公弟也既乃登陸而游兮歷天台與四明漱飛瀑于筆端兮遺擲地之金聲興公作天台賦云登陸則有四明天台又曰瀑布飛流以界道余自句

章徙姚兮倏綿歷乎十稔慨風流之寖邈兮幸猶為夫越岷掬清泉之潺湲兮友過雲之溶洩訪樊榭之杳靄兮栖石牕之瓏玲並四明山勝景屬餘姚客有過余兮謂余博覽而好古世為越人兮胡不志夫越之風土余謝不能兮傴余指而縷數前有靈符之記兮後有龜齡之賦宋會稽太守孔靈符郡人也為會稽記王公龜齡作會稽賦嗟彼皆已為陳迹兮時亦隨夫所遇儻含毫而不能兮將羞余之鼻祖

封疆

九州皆有山鎮兮職方氏獨先會稽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居九州之先射祥光於斗分兮占星紀于天倪牽牛炳其初躔兮屆須女之七度少陽當其正位兮為萬物之潔齊保章氏九州分星注星紀吳越也晉天文志自南斗十二度至女七度為星紀會稽入牛一度漢地理志曰粵地牽牛婺女之分越虞翻對曰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易繫辭巽東南也言萬物之潔齊也南控引乎閩粵兮北連亘乎鉅海會稽志會稽自漢順帝時所領十四縣其地南踰閩越西限浙江東北入海日出扶桑之東兮風行浙河之西詳見虞翻對八山蜿其中蟠兮羅千巖以為障府城內有八山顧愷之云千巖

競秀萬壑爭流三江匯而旁注兮渺萬壑以為谿國語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氏解吳江錢塘江浦陽江洞天嶮岈以連雲兮俯九垠其如芥宛委山陽明洞天洪濤沸渭以拍天兮轟三軍之鼓鼙宅卧龍之岧嶤兮矗城屹其環繚帶平湖之浩溔兮雲鏡鑄而天低闞陵門而四達兮八風颯其遞至飛翼樓而舞空兮天門沈其可梯提封萬數千里兮運甌吳于掌上七郡四十餘縣兮歸中權之總提茲古今之大都會兮為九牧之冠冕諒天地之設險兮他郡寧得而攀躋客曰

偉哉山川兮信美矣其無慊然吾聞故國兮不以山谿之險

金錫

觀地產之所宜兮惟金錫之最良貢品肇于有夙兮暨蒼姬而加詳雖歷代之所珍兮凜英氣其猶祕甌冶子之神奇兮爰採取而鍊淬剖赤堇而出錫兮山色變而無雲涸若耶之銅液兮俯不見夫潛鱗鑄嶺岌其插天兮治井浸而寒洌前豐隆為擊槖兮後雨師為灑塵發

銅牛之藏屑兮赭林麓以炊炭棄右冶之餘滓兮草木為之焦爛炎煙漲乎銅孤兮寒光浮乎錬塘越砥妥其斂鍔兮鑄浦沸其若湯合衆靈而成器兮為寶劍凡有五曰湛盧與巨闕兮益珍名之最著既屬之善相之薛燭兮復謀之南林之處女水試則斷蛟螭兮陸用而剸犀虎掃欃槍使澌滅兮伏蚩尤使奔怖豈吳鈎之敢抗兮非燕函之能禦客曰偉哉利器兮誠為越國之珍斯劍容之喜談兮非文種之願聞

竹箭

維苗山之竹箭兮稟勁氣于乾坤實東南之美材兮聲價等乎瑶琨良工相夫陰陽兮加利鏃以為矢習國人于射瀆兮震雷激而星奔挾之以六千之君子兮從之以八千之子弟可以償方張之闔閭兮走善射之樓煩彼羣仙之會聚兮亦以射而為樂登石室之射堂兮射東峯而的白丁令威為拾箭兮山土下以求索獲遺鏃于樵夫兮償以樵風之南北客曰異哉斯事兮誠振古

之怪奇然越人之彎弓兮則談笑而道之

魚鹽

百川會同滄海兮浩不知夫津涯吐雲濤以瀾汗兮沃日御而渺瀰藏巨靈之贔屭兮見天吴之惚怳載五山之嶪峩兮涵百怪之陸離巨魚出没其中兮不知其幾千里鼓浪沫以成霧兮噓雲氣以成霓任公子之投竿而釣兮五十犗以為餌閲期年而得魚兮牽巨鉤而下之鬐鬣怒而刺天兮白波湧而山立膏流溢而為淵兮

顱骨積而成坻自浙水以東兮無不饜若魚之肉彼赤鱔黄顙何足數兮又況梅魚與桃鯔維天地之寳藏兮有煮海之鹺鹽曝曜霛以摝沙兮浮蓮的以試滷編篔簹以為槃兮處烈焔而不灼霜鉛倏其凝冱兮雪花颯其的皪茲海若之不愛寳兮豐功被乎天下抑造化之自然兮詎人為之力假客曰富哉魚鹽兮此越國之寳也是特以利言兮吾願聞其上者

舟楫

越人生長澤國兮其操舟也若神有習流之二千兮以沼吴而策勲尋笠澤以潛涉兮北渡淮而盟會擅航烏之長技兮水犀為之逡巡浮海救東甌兮有握節之嚴助治船習水戰兮榮衣錦于買臣渡浙江而誓衆兮會稽之内史率水棹以拒戰兮凌江之將軍坐大船若山兮公苗山陰之傑汎彼襲番禺兮季高永興之人想萬船之並進兮紛青龍與赤雀風帆儵忽千里兮駕巨浪如飛雲今競渡其遺俗兮習便駛以捷疾觀者動心駭

目兮相雜襲如魚鱗客曰盛哉舟楫兮他郡孰加于越然同濟或不同心兮請置此而新其說

越釀

揚州之種宜稻兮越土最其所宜秫種居其十六兮又稻品之最奇自海上以漂來兮伊仙公之遺育别黄秈與金釵兮紫珠貫而纍纍酒人取以為釀兮辨五齊以致用滑鏡流之香潔兮貯祕色之新瓮助知章之高興兮眼花眩乎水底侑謝傅之雅遊兮陶丹府而哦詩集

羣賢以觴咏兮浮罰觥乎子敬指鳴蛙爲鼓吹兮暢獨酌于稚珪斯越酒之醞藉兮非宜城中山之比矧投醪之醇德兮能使勇氣百倍于熊羆客曰旨哉越釀兮固越俗之所怡然自征榷之法行兮安得薛戎而蠲之

越茶

日鑄山之英氣兮既發越于鏌鋣地靈洩而不盡兮復薰蒸于草芽雖名山之最晚兮爲江南之第一視紫笋若奴臺兮又何論乎石花維瑞龍之爲品兮與此山以

相亞意山脈之貫通兮仙種同乎一家汲西巖之清泉兮松風生乎石鼎滋芳液于靈襟兮流瀣集乎齒牙歐公録之歸田兮蘇仙流諸佳咏伯玉註于詩版兮文正賞其甘華至雁塔與花塢兮固郡志之所載若餘姚之瀑布兮尤茶經之所誇嗟陸羽之不逢兮宜鑑味之絶少世方貴夫建茗兮孰有知夫越茶客曰世非不知兮顧茗禁之已苛亦幸其不盡知兮姑舍是而言他

越紙

緊剡藤之為紙兮品居上者有三葢𥿻蕩之變化兮非藤楮之可參在晉而名側理兮儲郡庫以九萬曰姚黄兮最顯兮蒙詩翁之賞談加越石以萬杵兮光色透于金版近不數夫杭由兮遠孰稱夫地繭半山愛其短様兮東坡耆夫竹展薛君封以千戶兮元章用司筆硯數其德有五兮以縝滑而為首發墨養筆鋒兮性不蠧而耐久惜昌黎之未見兮姓先生而為楮使元輿之及知兮又何悲剡藤之有客曰嫩哉越紙兮有大造于斯文

然世方好紙而玉兮又烏知乎此君

神仙

陽明太元之天兮乃羣仙之所游有金堂與玉室兮挹方丈與瀛洲伯經得道泉兮乘雲氣于木杪仙公韜丹井兮發函書于船頭騎青騾以入市兮薊子訓之賣藥切鯔魚以作鱠兮介元則之垂鈎弘景寄跡鈎槎兮隱吏栖于梅市廣信駕龍白日兮羽人萃于丹丘擷芝草以為侶兮左元放之金液飡桂屑而飲水兮范少伯

之扁舟煉日精以回形兮虞翁色若嬰孺位上清而標籍兮思元跡混俗流嚴青能服石髓兮終斷穀而輕舉伯陽煉成神丹兮雖蛻形而不留御天風而上征兮與日月以齊壽皆地勝之所招兮舉塵寰而少仇客曰神仙信有兮特祕怪而難求吾聞越多隱君子兮試詳言而旁摟

隱逸

謝隱士當少微兮精神見乎天文嚴子陵應客星兮光

芒動夫至尊居剡下高潔兮戴安道之父子游嵩嶽以偕隱兮孔述睿之弟昆卻米餉而不受兮朱百年之夫婦愛肥遯以就閒兮阮萬齡之祖孫閉蓬户以觀書兮淳之棲于窮岫輕白璧而不盼兮景齊隱于日門扣槳船而引聲兮歌競傳于仲御漁鏡湖以賦詩兮㠀尚號于方千黄公列乎四皓兮成定儲之羽翼嵇康儕于七賢兮著養生之至言王子猷咏招隱兮愛山陰之竹種謝靈運賦山居兮採地黄與溪蓀著貂裘坐巖石兮弘

之志不在釣施豹席與椶橋兮志和豈羡回軒彼皆不事王侯兮以高尚而辟世亦地氣之所鍾兮多秀水與名山客曰士各有志兮斯固古之逸民夫何欲潔其身兮弗念君臣之大倫

句踐

昔句踐兮思報吳問國政兮五大夫辟田野兮實倉府訪疾苦兮字幼孤抱冰兮握火置膽兮坐卧采蕺兮與葛側席兮闔左觴酒豆肉兮必均其施樂不盡聲兮食

不致味鷙鳥匿形兮踰一十祀吳無稲蠏兮越有地利一朝興師兮三戰得志姑蘇既墟兮横行淮泗伯東諸侯兮賀貢畢致赫然雋功兮又何可議客曰异哉兮彼長頸而烏喙如其可與共樂兮何鴟夷之遠避

舜禹

帝舜生于姚丘兮地近夷而居東母握登感天瑞兮漾祥光於大虹歷山其所耕稼兮陶漁皆有遺跡二女降于嬀汭兮百官備而景從大禹廵于鬴山兮會羣臣而

計功執玉帛者萬國兮戮後至之防風託菲飲以名泉兮鑿了溪而宅土發金簡于石匱兮藏祕圖于山中望邑名夫虞姚兮山靈護夫禹穴儼廟貌於千古兮遺化被于無窮繫帝王之所在兮宜風俗之近古習孝弟與勤儉兮亦好遜而上忠客曰於戲大哉兮又何可以比隆然有為者亦若是兮豈無與舜禹之事同

駐蹕

維六飛之南渡兮横濤江以東歷後舜禹三千年兮履

舜禹之遺迹駐翠蹕以彌年兮因改元而頒詔爰陞州而為府兮冠紹興之大號舉大享之上儀兮即行闕而蕆祀視總章與重屋兮亦庶幾其遺意登堂而望稽嶺兮懷克勤之令德留建炎之御製兮彰復古之素志采上虞之橐封兮終然法乎舜禪山鬱葱以蜿蜒兮鍾禹陵之佳氣御香四時來下兮道冠葢以相望拱觚稜于雲闕兮儼威顔而天咫繄百年之父老兮及親逢乎盛事想天民之視阜兮與虞夏而同治客曰幸遊舜禹之邦

兮復逢舜禹之君然倘無舜禹之臣兮孰能牧舜禹之民

良牧

自大駕之西遊兮府遂為于近藩賜行殿為府治兮暨擇牧之惟艱張昆陵首當是選兮實股肱之舊弼仍土階之素規兮因舊宇以為安朱忠靖繼剖符兮屹具瞻于巖石趙忠簡亦相望兮凛清風而獨寒忠定王之來鎮兮當乾道之四祼捐帑以置義租兮闢宮而祠先賢

諒棠陰之蔽芾兮思召伯其如憩宜大封于是邦兮良
天道之好還後五十餘年兮誰儷美以增飾維我新安
公兮騖逸駕而獨攀剖滯訟如澌流兮召雨暘如應響
使百城俱按堵兮令滄海無驚瀾立吏膽于秋霜兮洽
民氣于春澤出干將于寶匣兮照流瀣于銅盤圜扉鞠
為茂草兮麥岐鴿其連秀令修戶庭之内兮民樂湖山
之間既修政而人悅兮文書省于幙府新百廢以具興
兮聳輪奐之偉觀八邑不知有役兮一道不知有費若

天造而神設兮豈民力之或煩化榛莽為宏麗兮敞隘
敝為爽塏革蠧撓而雄疊兮易朽腐而堊丹茲棟隆之
規模兮特于此乎小試非成毀之相仍兮數循環而無
端鎮越歸乎中踞兮修廊翼其旁拱何獨斂夫散氣兮
所以重夫中權巨扁揭乎雲霄兮鈞筆粲乎星斗山靈
為之呵護兮珍光赫而屬天前方臺之月華兮後蓬萊
之雲氣左蕺春之凝香兮右清白之寒泉繞層城以拂
雲兮開屏障于四面卧林影于雲壑兮栖山光乎二軒

吸平湖于酒杯兮浮翠峰于茗椀送鴻歸于天外兮數飛鷗于海門動秋聲之摵摵兮泊晴嵐之靄靄餞崦嵫之夕照兮賓暘谷之朝暾上越王之危臺兮誦唐人之傑句鷓鴣飛而地迴兮晴絲裊而天寬飛蓋游乎清夜兮羃輕煙之素練棹歌發乎中沚兮浴明月于金盆麗譙湧乎青冥兮角聲起而寥亮佳山蔚其照眼兮洸萬里之陰霙新隄平而擬掌兮沸行歌以載路漕渠濬而舉臿兮鼓千艘而駢闐雄威徧營壘創兮雷歡聲于貔

虎泮宫修貢闈闢兮遂飛躍于魚鳶臺府煥而一新兮

巖壑為之改觀他人視之拱手兮公談笑而不難既游

刃之有餘兮復善刀而藏用寂然若無所營兮湛中襟

而靖淵灶爐香而讀易兮悟至理于泰否託寄軒之刻

柱兮等蘧廬于乾坤上方蒇事明庭兮將入扈于豹尾

如旄倪之借留兮紛截鐙以攀轅緊郢曲之寡和兮信

蕭規之難繼民願公無遽歸兮帝謂吾今召環雖卿月

之暫駐兮幸臨照夫越土恐使星之遷次兮迫泰階之

魁躔推治越之道治天下兮固我公之餘事然越人愛公如慈父母兮願託歌而永傳客乃斂衽肅容兮屏氣弗敢復言孫子於是濃墨大字兮終夫越問之篇

會稽續志卷八

書重刊會稽志後

右會稽志宋嘉泰初元知紹興府歸安沈公作賓肇纂直華文閣致仕山陰陸公游序者二十卷及寶慶初元郡士梁國張淏續而自序者八卷歲月因循屢更翻刻我朝百四十年來版失既久本之僅傳于時者盖千百之十一零落益甚成化弘治間前郡守戴公游公亦嘗注意設局廣集儒流欲删古就今統于一志竟未有成正德庚午夏郡守益都石公自惟志

書政事攸關慨然以為已任協謀于二守福山張公判府金陵王公節推吉水毛公乃徧訪旁求其舊志一得于馮揮使家有元至元五年八月紹興路儒學官書印記事多糢糊闕者十之三一得于監生陶秩有續志復舛謬叅雜一得儒士張傅世傳者頗完亦不甚同又逸其首編一得抄本于儒士羅頎舊録于郡局者尤倍顛倒脱誤或此有而彼無或彼否而此是得失相半盖皆非初刻原本久于沿襲而然公猥

命縱集以較讐縱重公盛舉雖衰老頓荒不敢固辭遂繙閱各本正其譌補其闕而秩其次第無所于闕者仍舊空之惟以儒學官書為據洊付刋手王廷珊夏存誠等十有五人端相鋟梓經始于正月二十五日落成于九月十日凡一千六百工板五百一十五幅一千三十前志續志共一部該一十有二冊其傭餐等費悉出于公俸之捐銀計一百一十兩民不知勞事咸就緒噫數百年廢墜舊典一旦遇公舉而必

復之為後來繼續之地良非偶然自宜有當代名公鉅儒文章妙天下者為序而表公德政風化之詳于無窮茲何容喙但志之所載文字浩繁其金根魯書錯認踵譌之失尤恐未能免也尚兾觀者其正諸是歲九月十日後學山陰王綖謹識

陳氏曰會稽志二十卷通判吴興施宿武子郡人馮景中陸子虡朱鼐王度等撰陸放翁為之序首稱禹會諸侯而以思陵廵守陞府配之氣壯文雅蓋竒作也嘉泰辛酉六年巳七十七矣未幾落致仕為史官至八十五嵗乃終其筆力老而不衰于此序見之續志八卷梁國張淏撰續記辛酉後事

而亦補前志之遺前志無進士題名此尤其不可遺者也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文獻通考

會稽續志後序